

北疆潮汐文丛·下

CANG MANG DE HU HUAN

苍茫的

呼

唤

姜继先
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北疆潮汐文丛·下

苍茫的呼唤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疆潮汐文丛.下册/姜继先著 一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4.12

ISBN 7—228—09189—2

I.北... II.姜... III.新闻报道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25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6576 号

责任编辑 许维丽

北疆潮汐文丛(下册)

姜继先 著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	(0991)2816212
印 刷	博乐《北疆开发报》社印刷厂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7.4
版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

ISBN 7—228—09189—2

定价(上、下册):36.00 元



姜继先,生在山东,长在新疆,1992 年发表小说《秋天的故事》。现已发表小说《谁能告诉我是谁》、《抢婚》、《塔斯尔海》、《让爱情歇上一段时间》,散文《走不出的棉花地》、《玉米的重量》、《解读艾比湖》等 70 余万字。有 15 篇散文获新疆新闻奖、兵团新闻奖、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奖。著有新闻作品集《新闻瞭望》,小说《百年老屋》、报告文学《绿洲相约》获省级文学征文奖。

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会员,农五师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农五师电视台。

序

在路上

郭晓力

文学经历了喧嚣与膨胀，趋于沉静，这不是文学的终结，而是文学自然属性的恢复，是正常。事实上，优秀的文字与优秀的写作者不断涌现，只是身处繁华的年代的人们眼界开阔了，有了比较与理性思考，不再像孩子一样，一条小渠沟在眼里就是大河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作家就有点生不逢时，脚下的路就不那么好走。

然而，总有无惧者在走，前仆后继。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过，文学是不死鸟。

把心中的情感付诸于文字，那无穷的乐趣与满足，只有写作者们知道。当然，是说用心写作者们，那些自以为用笔把一群字扫到一起就是作家的人不在此列，他们充其量只能算做文学“卡拉OK”者。

我敬重为人做事认真的人。也许是职业爱好的原因，对用心写作的人愈加地仰视。

姜继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认识姜继先是从他的文字开始，他一系列以夹面滩为背景的小说，赢得了好评，也预示着他的小说创作日臻成熟。这不是偶然，是坚持的结果。事实上，比姜继先起步早又不乏才气的写作者有，但他们退了。创作是一个艰辛的活儿，不仅需要才气，更需要

毅力,只有把才气和毅力充分地结合在一起,才能成为作家。

姜继先的作品,过去看到的主要是小说,散文随笔看得少,这个集子收集了他几年来的散文随笔,读后有一种别样的感觉,也看到了姜继先的另一面,感受到了他纯朴的情感。在此,我不想过多地评说姜继先的作品,没有谁能说清楚作家作品的真正内涵,我一直认为,对他人的作品评头论足,是一件十分愚蠢滑稽的事。

能出本书挺好,尽管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出书。这对于执着于文学,不懈努力创作思考的姜继先来说很有必要。当然,姜继先的书也对得起读者。读姜继先的文章,仿佛用一枝花朵轻拂心灵的尘埃,平静了躁动的欲望,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灿烂与美好,更加珍惜已经拥有的幸福时光。

塞林格的小说《献给艾斯美的故事》中,一个小男孩给一位军人出了个谜语:“一面墙对另一面墙说了什么?”谜底是——墙角见。这是一个带有几分哲理的谜语,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结果,就像两面墙,企望最终的完美会合。

创作更是如此。

吹尽黄沙始到金。作为朋友,祝愿姜继先的路越走越好。

目 录

追寻一件件往事

仰视菜窖	(3)
原野的沉思	(8)
走过一段土墙	(12)
我的连队我的家	(16)
停电的夜晚	(21)
树啊树	(23)
一夜天籁暖如春	(27)
草垛高如山	(31)
连队的事情	(35)
连队的东面	(41)
寻找坎土曼	(45)
农 工	(49)
当农工的女人们	(54)
在风雪中干活的老农工	(58)
一位农工的葬礼	(63)
梅 红	(68)
潘老头	(73)
大老蒋	(75)
故土难舍	(78)

浅唱一声声心曲

走不出的棉花地	(83)
玉米的重量	(87)
灯里灯外	(92)
关于生命	(96)
咀嚼伤疤	(105)
回 家	(110)
春节是.....	(115)
守护磨难	(119)
有所思之一	(123)
有所思之二	(126)
挑着扁担城里走	(129)
迎风而立	(133)
人生难躲一场雨	(138)
一棵树的生长方式	(143)
投入战斗	(148)
高的是玉米矮的是棉花	(154)
好大一口锅	(157)

看到一座座山川

解读艾比湖	(163)
生命的奇迹	(168)
走在西部的公路上	(173)

霍洛山龙口	(177)
牌 坊	(180)
横穿大漠	(184)
西部雕像	(188)
怪石峪的深度	(190)
雄兮壮兮冰达坂	(195)
米尔其克生灵	(198)
投身红杨林	(203)
博尔塔拉精灵	(207)
山崖榆	(211)
西海沧桑	(214)
怀念乌鸦与麻雀	(218)
青铜岁月	(223)
后记 我的天地	(226)

追寻一件件往事

每当他们提起往事，就会说到“积运肥”的事，一提起来，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颤。他们早已在那时冻坏了手脚，冻成了老寒腿，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都没有暖和过来。

——《连队的事情》

仰视菜窖

那位汉子是在开春的时候,开始张罗挖一个新菜窖的。

开春后,雪化完了,寒冷也被一点点地融化在天空中,这个时候,树木仿佛受到某种启示,开始萌动抽芽。有一天,连队的领导通知汉子,要在他的屋西修一条道路,因为在他的屋后又有几户人家建了新房,不通道路,将会影响后面这几家人的人行走、牛行走、车行走,最终会影响到连队的生产。

汉子的菜窖刚好在屋西,现在不得不拆掉了。

至此,汉子才深深地感到,当初把菜窖挖在屋西是他这半生的最大错误。因为在连队,通常挖菜窖都是挖在屋东边的。屋的东边向阳,临近排碱渠,还种着许多树,这几样东西集于一方,简直就成了一块风水宝地。所以,人们都喜欢把菜窖挖在屋东边。往往,在屋的东边除了菜窖之外,一般还要围个牛栏,修个鸡舍,建个猪圈,堆一垛柴禾,在东山墙上挂几把农具和废车胎,这样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在连队看一家人日子过的好与孬,看一看这家人的屋东面也就知道了。

汉子当初还很年轻,从地窝子中搬出来,搬进了土坯房时,首先想到的是要挖一个菜窖。当时,他也和大家一样,把菜窖的首选地点瞄准了屋东边。但是,当时他多想

了一会,他想,屋东边那么好一块地方,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,比如说可以把牛圈修得大一点,或让出一块地方停一辆架子车。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,他才决定把菜窖挖在屋西边。现在要拆掉屋西边的菜窖了,他才感到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因为,多少年过去了,牛圈还是那么大,只能容下一头老牛和一头小牛。架子车确实早就置上了,但摆放在屋东丝毫没有影响别的什么。

为了新挖一个菜窖,汉子想起了许多往事,对于这一点,大家应该原谅他。因为,菜窖对于一个农场人家来说,那是一种生活的必备,也是家力的象征。通常,有一个大菜窖的人家,必定有一大家人,上有老下有小。一大家人要捱过漫漫的冬季,没有一个大菜窖怎么能行呢?每年,当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后,庄稼地里的作物全部都收光了,只剩下一排排树木立在原野。从这个时候起开始,一直到第二年开春,有近半年的时间无处去索寻吃食,眼光只能盯在菜窖上。所以,每临入秋,农场人都会拿出很多积蓄,购买冬菜,要买上一车白菜、一麻袋土豆、几十斤萝卜、几十斤皮芽子,还有苤蓝、大葱什么的,总之越多越好。要是谁家这些东西没置全,一冬的生活就会大打折扣。有了这一车车、一袋袋的冬菜,农场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了。这样,就可以在漫天飞雪的日子里,或在西北风呼啸的日子里,吃上一顿土豆稀饭,吃上一笼萝卜包子,如果时间充足,还可以把白菜和粉条掺在一起剁碎,制成陷,包一顿饺子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特别是在粮食供应紧缺或不及时时,还可以煮上一大锅

土豆，顶上几日。

其实，在农场很少有人家能把菜窖装满。一般来说，他们买上一车白菜、一麻袋土豆之后，所剩的钱也就不多了，至于萝卜、皮芽子、苤蓝之类，也就只好能买多少是多少了。冬菜买来之后，他们都把菜仔细晾晒一下，让菜失去一些水分，以便能储存的时间长一些。菜晾好之后，在第一场寒流来临的某一日，他们就会动员全家人，把菜入窖，经过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，菜终于入窖完毕，至此，农场人才会长长地出口气，心踏实下来。要说，这种踏实也只是相对而言，很多人家的男人，在菜入完窖之后，都会在菜窖里蹲上一会，看着没有摆满的菜架，在心中暗暗算计一下，哪天吃白菜，哪天吃土豆，哪天吃萝卜，居家过日子是个长事，不算计点真还不行。

汉子最终还是决定把菜窖挖在放架子车的地方。这样，架子车就被推到鸡舍前立了起来，车轱辘被搬到了土坯房中。要说，挖菜窖也不十分简单，干这活基本是个精细活，毛头小伙子绝对不行，挖菜窖必须有很丰厚的生活经验才能完成。开始挖时，得先把表面的虚土铲尽，拉道线或划道印，一锹一锹挖下去，很快一个坑就挖出来了，这时就不能着急了，要慢慢地挖，每挖一层都要看一看四壁是否笔直，因为菜窖的四壁必须笔直，挖凹了，窖壁会塌，挖凸了，空间便小了。就这样，一层层地挖，一层层地看，最终要挖得没过头顶，菜窖才算挖好。

干完这些活，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，剩下的是要给菜窖封顶。给菜窖封顶跟盖房一样，有梁有檩。梁

必须是上好的胡杨树干,是那种晾晒了一年的树干,只有这种活千年不死且晾得蹦蹦干的胡杨树干,才能承担起菜窖梁的重任。檩得是臂膀粗的野柳枝,这种野柳枝有韧性,不易折。有了胡杨树干和野柳枝的支撑,菜窖就可以放心地用上几十年了。然后,再铺上厚厚的芦苇、麦秸,盖上土,踩实,上面再抹上厚厚的一层草泥,在出入口处钉个木盖,这样,菜窖才算挖建完工。

汉子挖这个菜窖时,已有 40 岁的光景了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,汉子家的菜窖一直建在这里没有动,他像珍惜农具一样珍惜菜窖,夏季,他会打开菜窖口晒晒菜窖,入秋,他会把菜窖内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在菜窖顶撒一层土,待寒流来时,就把菜入到窖中。在汉子的记忆里,他并没有为菜窖打扫几次,他的老娘就去世了,再后来,他的儿女一个个成了家,离他们而去,土坯屋中就剩下他们老俩口。

汉子老了。

孩子们一个个像鸟儿一样离开老巢,各自飞走后,老了的汉子也就对菜窖不那么上心了。夏天忘了晒,待冬天来临时,才会草草地把菜窖扫一下,菜就入窖了。几年过去后,他连扫菜窖都懒得动。就两个老人,能吃多少呢,再加上现如今,不储菜也饿不着,渐渐地,菜窖也就荒弃了。终于有一天,在半夜时,老了的汉子听到屋东头轰地一响,披衣出来一看,菜窖塌了。

看到菜窖塌了,老了的汉子愣怔了好一会儿。那时是月儿偏西时,他的身影投在塌了的菜窖上,好长好

长……

在菜窖塌了的第二年春上,也是一个雪化完,寒冷被一点点融化在天空中,树木开始萌动抽芽的日子,老人也终于行完了人生苦旅,走了。

汉子是我们家的邻居,一个看着我长大的长者。他去世时,我正好回农场探望爹娘,听到这个消息,我想去“送送”老人,走到他家的房东头,我看到了那个菜窖,也不知是怎么想的,沿着土壁下到了菜窖中,说来也奇,经过几年的风吹雨刷,菜窖还那么深,没过我的头顶,要想看全菜窖的全貌,须仰视才行……

(2000 年)

原野的沉思

从春走到秋,原野一刻也没得轻闲。原野记得,刚一开春,拖拉机就轰隆隆地开来了,和拖拉机一道开来的还有犁耙锹锄,没几天,种子就播进了土,这时,原野就奉出温暖和爱抚,牵着种子走出土层,扶着苗儿伸展腰肢。苗儿长出后,原野原本想休息一会,可是不能,小苗一股愣头愣脑的样子,让原野放心不下,总害怕禾苗误入歧途,就源源不断地给禾苗送去水分和养分。庄稼经过漫长的路程,好不容易长成了,又要扬花、又要抽穗、又要收割,这每一件事,都得原野操心,以致于累得满身大汗。

也只有庄稼收尽,脱了籽,入了仓,树木和花草一日日枯黄下去的深秋,原野才能疲惫地躺下,好好休息一下,进入漫长的沉思期。

对于过去的经历,繁荣也好,颓废也好,原野都视若至宝。对过去的回望,原野很希望有谁能和自己一起咀嚼,如儿孙绕膝般地享受天伦之乐。可是始终没有满意的选择。在原野眼里,庄稼显然不能指望,一到秋天,庄稼就纷纷撤退,躲进了温暖的口袋和华丽的粮仓。树也不具备充分的资格,因为树只能记起很少一部分事情,若干年之后,树也都失去了坚守的信心,一棵棵从路边走掉了,只留下一条根埋于土中慢慢腐烂。对于苍海桑田,它知之太少。